

# 魔界转生

大结局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刘康敏 译

森宗意轩的指头一根也不剩了，  
官本武藏却要独自将人间变成地狱……

# 魔界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刘康敏 傅然 译

I313.45  
STF2.1  
V.2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界转生 II / (日) 山田风太郎著; 刘康敏 傅然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78-2943-8

I. 魔... II. ①山... ②刘...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1372 号

《MAKAI TENSHOU 下》

© YAMADA Keiko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北岳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 魔界转生 II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刘康敏 傅然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20×1000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7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943-8/I·2854

定价: 23.00 元

## 目录

### 壹 海潮音 /001

一种无法化解的想念  
就有如爱慕一般愈演愈烈。  
——我的枪对你的剑的爱慕。

### 贰 密使 /021

“那封信会写在女人的身上，  
也就是人体密信。”

### 叁 剑道成寺 /049

一路追来的蛇身的清姬将这钟缠绕卷起，  
让钟身变得灼热，  
最终把安珍烧死在钟内。

### 肆 关西第二名刹 /075

“克劳拉，  
你，该不会是爱上十兵卫了吧？”  
“别，别开玩笑。——”

### 伍 生死一眼 /105

“这，难道不是阿品一个人的计策吗？”  
他不禁有些心神不宁。

### 陆 关西第三名刹 /123

“遇人杀人，遇马斩马，遇铁削铁，  
……忍法发切丸。”



## 目录

### 柒 抓住那孩子,抓住那孩子 /147

“我是熊野的弥太郎乌鸦。  
谁更厉害,咱们比比试试?”

### 捌 奉书决斗 /167

因为他深知那本奉书是假的,  
所以反射性地把刀挥了过去。  
我能否向父亲挥刀?

### 玖 穿越伊贺 /195

我要在十兵卫的城里侵犯那些女人。  
不这样做难消我心头之火。

### 拾 转生之时 /223

现在——  
武藏说他要去做德川本家的官,  
要去追随松平伊豆守。

### 拾壹 鱼歌水心 /247

“不错,我一定要杀死武藏!”  
十兵卫斩钉截铁地说。  
“必须杀死!”



【海潮音】

一种无法化解的想念  
就有如爱慕一般愈演愈烈。  
——我的枪对你的剑的爱慕。







“啊……此乃，绝景！”

十兵卫言简意赅。

尽管这是一路上风景如画的熊野路，但走到这里，看到了这里的风景，不仅是十兵卫，任谁都不得不发出一声感叹。

这才刚到山茶温泉向北十六里地——汤崎七汤，也就是在《日本书纪》里记载的天皇曾驾临过的牟娄的温泉。它的南边，是向着海洋一路铺展开去的广漠的岩石阶梯。当地人管这些岩石叫千叠地\*，可实际上，这些岩石足有千叠的十倍宽。这些白褐色的砂岩和拍打着岩石的蓝色海浪相互映衬，壮美至极。

“呀啊，美极了，美极了啊！”

弥太郎像小鸟、小猴一样，又如陀螺、旋风一般，在一块块岩石间蹦来跳去。

“叔叔，我们再像上次一样大家拉起手来吧。”

“干什么？”

“再滚一次，到下一层看看吧，这岩石的大阶梯……肯定很值得下去看看！”

“瞎说什么呢！”

柳生十人众苦笑着说。

“哇啊，哇啊！”

弥太郎大声叫着，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危险！去哪？弥太郎，等等——”

阿寻喊着，慌慌张张追过去，后面阿雏和阿缝也跟着追了过去。

“真是拿他没办法。”

十兵卫笑着说。

只要没睡着就一刻也待不住的弥太郎，到了这样的地方，简直就像要把这里霸占了一样到处蹦跳着，哪能停得下来。真是完全拿他没办法的小累赘。可是，多亏了这淘气的小和尚，才使这次征战之旅不知快活了多少——另外——

——另外，有时，他也成了自己防着那个妩媚癫狂的姑娘的挡箭牌。

他每天晚上抱着弥太郎睡觉，偶尔还会掐他大腿什么的让他哇哇大哭。十兵卫想到近来的辛劳，觉得就算是为了弥太郎，也不能乱来。

\*叠：日本草席榻榻米的计量单位，一叠即一块。



那次以后——又有过几次很悬的夜晚，可这事却不能向柳生十人众他们透露。十兵卫一筹莫展，十分郁闷。那柳生十人众白天也要照顾疯女人，都到了不知道到底是来照顾三位姑娘还是来照顾这个疯女人的地步。

——还有一个累赘呢！

十兵卫想到这儿，回头一看，看到阿品正背海站在岸的边缘，抬头仰望着这一优雅的倾斜着爬上大陆的白色石级。

秋天的太阳照在那张蜡制工艺品一般的脸上，她面无表情，又透着空洞的哀愁——这种哀伤的表情，让十兵卫打消了要丢弃她的念头。

“师傅，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那边有什么？”

“就在那边，好像有个叫三段壁的奇景。”

“哦。”

十兵卫说着，无意中回头朝阿品眺望的方向看了看。突然，他看到这层层叠叠的岩石的遥远的另一端，在苍茫秋日的天空下，有个奇怪的东西。

很小，却看得清是男女两人的身影。说不定是那个女人红色的衣服吸引了疯女人的视线。但让十兵卫吃惊的是，另一个身影应该是戴着竹斗笠的苦行僧。

十兵卫正惊讶地看着时，两个人的身影突然隐没在了岩石的那一边。

奇怪啊，僧人和女人在一起实在是很少见啊！

十兵卫刚想到这儿，就被小屋小三郎催促到：“师傅，请到三段壁去。”于是，在金丸内匠、户田五太夫和三枝麻右卫门的簇拥下，往那边去了。

“阿品小姐，去那边吧。”

“老公，走着去很危险啊！”

“是啊，我背。”

他们后面，和往常一样，矾谷千八、逸见濑兵卫、小栗丈马和伊达左十郎他们几个，怪声怪气地吵闹起来。

“哎，去哪？”

“危险啊！”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疯女人甩开大家的手，沿着比十兵卫等人更为靠近海的悬崖边缘，朝三段壁跑去。柳生十人众也慌慌张张吵吵嚷嚷，伸着两手追去，腰间铃铛乱响。——他们身后便是汹涌的波涛，以它作背景，形成了又雄壮又滑稽的剪影。

“啊，危险！”



弥太郎从反方向跑来，手里拽着一张长长的网。

“我的疯姐姐大人，危险啊！”

弥太郎一脸认真地生气了。他只管阿寻叫姐姐大人，其他的人都是叫阿雏姐姐大人或者阿缝姐姐大人或者疯姐姐大人。

十兵卫走了过来。

“这网是什么？”

“我找来的，来测海有多深。”

“呵呵，有多深啊？”

“厉害啊，师傅，好深，好深——一直到地狱底端哦！”

十兵卫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看了看周围，三个姑娘站在悬崖边，让海风吹动着自己的头发。就连十兵卫都暗暗赞叹这些美妙的身姿。

这就是传闻中纪州白良浜的三段壁啊！高度得有十五丈左右吧。这让人眩晕的绝壁下，从海上翻腾过来的波涛，掀起如雪般的浪花，海鸣声随之隆隆传来。

“这网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可是也差不多有十间房那么长了。把它投下去，感觉还没到海的一半深呢！”弥太郎说道。

听到这里，阿雏她们都笑了起来。

“疯姐姐大人，危险啊。”

这边的弥太郎操心地说：

“那，不如就这样吧。”

说着，他把网缠在阿品腰上，另一头缠在自己肚子上。

“这样我就放心了。”

说完，耸了耸鼻子。

“你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危险。”

三枝麻右卫门抓住网的中间笑道。

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弥太郎担心她嘛——十兵卫边点头首肯，边沿着断崖走去。

围着山崖绕了绕，发现它和对面的断崖之间有着一个宽约三四间房的很深的裂缝，在很遥远的另一边才连接着。在这裂缝下翻涌的怒涛，正像弥太郎形容的一样，发出着仿佛从地狱底端传来的叫喊。

“原来如此，奇景啊！”

十兵卫还是一如往常地用着简单的感叹词。当他正要走回来时——突然停住了。

他看到一个男人从刚才他们走过来的千叠地那个方向走来了。那是戴着竹斗笠的苦行僧，身高大约五尺，而且身体异常宽大，简直就像在地基

上放着一个斗笠一样。

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和尚，可是身边却没有女人。取而代之的是刚才没有看到的一样东西：枪。

他左手拿着枪，同时慢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枪头是鲜红色的。

柳生十人众注意到十兵卫的样子，也回过头凝神看着那边。过了一会，他们中的小栗丈马终于忍不住哼吟起来：

“那……那是，什么人？”

一直目不转睛的十兵卫小声说道：

“那……恐怕是，宝藏院……”

那时候，还在十二三间屋距离之外的苦行僧，本应该听不到这边小声的对话。可是，他底气十足的声音却不可思议地穿过怒涛的轰鸣传了过来：

“我的确是宝藏院。”

“柳生十兵卫。听到这个名字总觉得有些怀念啊……虽然如此，可是生前，却总是阴差阳错，一次都没有见到过你。因此，一种无法化解的想念就有如爱慕一般愈演愈烈。——我的枪对你的剑的爱慕。——”

接着就是“呜、呼、呼、呼”这样难以名状的粗厚的笑声。

那阴森而又豪爽的笑声终于停下来后，他咆哮起来。

“根据约定，其他人不要插手，只要一个人来。十兵卫，你有本事说这句话，那其他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拔剑吧！”

## 二

现在，他的身影清晰可见。

他挣扎好墨黑色的衣袖跳了过来，那是奈良宝藏院流独特的袖子。可是，脸却看不真切。他不但戴了竹编斗笠，斗笠下还围着一个黄褐色头巾般的东西，所以只能看见他的眼睛。

不，准确地说，因为斗笠遮着，那双眼睛也应该是看不清楚的。但那时，柳生十人众却突然被他锐利的视线盯住，霎时间身子都无法动弹了。

——宝藏院！

——奈良的宝藏院！

他们的身体完全僵直了，只能看到胸膛随着呼吸起伏。

奈良的宝藏院离柳生的庄园不过两里地，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练枪的道场。不仅如此，他们中间也有人曾到那里去看过几次。全部是丝柏木的床、壁板、八尺的柱子，简直就像能剧的舞台一样。只是到处都印着一些奇怪的云一样的斑驳的污点。那是血的痕迹，擦也擦不掉。加上摆在正面的爱宕的胜





军地藏\*和春日\*\*的赤童子像,给人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在京都一带,到底有多少个剑法道场无法探究,可是有着这么阴森凄苍的气氛的肯定不会再有第二个。

本来,他们并没有见过十多年前加入宝藏院的这名二代的胤舜,知道的是现在三代的胤清。光说胤清,就已经是能让人目瞪口呆的厉害人物了,可是世人传言,他还远远比不上胤舜。

现在,他们终于第一次得见了宝藏院的胤舜。

他们早就知道有人冒充胤舜,而且,前几天田宫坊太郎的出现也总有些地方让人觉得半信半疑。

但是,即使知道有人冒充,看着眼前这个人,他们却不由得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半信半疑的想法更是烟消云散。

那苦行僧站在层层叠叠的白褐色的断崖之上,衣角随风摆动,枪在秋天的烈日下闪耀着刺眼的光。他的形象仿佛是魔神胜军地藏转世,又好似赤童子的化身。

那支枪的枪尖已经有血光闪动,那或许是染上了谁的血吧。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可是,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汹涌的波涛掀起了一阵水花到下一个波涛再次怒吼起来之间发生的事情而已。

“别动!”

十兵卫朝着正一起叫嚷着要站起来的柳生十人众大喊。

“你们给我退到那边等着。”

十兵卫说完,接着和那僧人搭起了话:

“正如大师所言,之前一直无缘得见,今日真是相见恨晚。此中的悔恨和怀念,鄙人十兵卫也感同身受——”

秋天的阳光在十兵卫突然一跃而出的刀身上划出一道光芒。

“但是,也如您所愿,这就是我初次见您所表示的敬意了。”

十兵卫说完,紧接着又大声训斥道:

“待在那儿别动!你们这帮家伙——这位可是我亡父但马守的莫逆之交啊!你们都给我尊敬点儿,退下!”

威严的声音让柳生十人众乖乖地待在一边不敢轻举妄动了。

可十兵卫的一番话,并非真正单纯的表示敬意打个招呼。实际上,他很想和这位胤舜比试一次,而同时,他对这名父亲的挚友也确实怀有一种别人无法想到的亲切的感情。想说的还有其他很多,想问的当然也有。可是——

\*胜军地藏:地藏菩萨之一,保佑人民免除饥饿,赢得战争胜利,廉仓后被武士家族信奉。

\*\*春日:和爱宕同为地名,在奈良一带。

没等他说完，这时，胤舜抬起一只手，“噗”地扯开了系着竹斗笠的绳子。斗笠被海风“呼”地吹走，斗笠下，那个和田宫坊太郎戴过的一样、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黄褐色头巾就露出来了。十兵卫在那块三角形的布突然露出来那一瞬间，就断定两个人初次见面的寒暄必须要从刀剑开始了。

“很讲礼貌嘛，十兵卫。不愧是但马的小崽子。和传闻的完全不同啊，看来还是个孝子——”

他一边冷笑着，一边在空中挥舞了一圈他的枪，“噌”地摆出了一副架势——虽然还隔着十间屋的距离，可十兵卫看着，已经觉得全身的肌肉都突然紧绷了起来。

关于宝藏院胤舜的本事，以前就有所耳闻。和一般的传闻不同的是，实际上他曾两次败给自己的父亲但马守。父亲曾说，胤舜与其说是个剑客，还不如说是个政治家。这又和社会上的传闻是不同的。据此，虽然知道胤舜确实是有着让人畏惧的本事，可他毕竟败给了父亲两次，所以觉得他的能力也许并没有那么登峰造极。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站在对面的宝藏院胤舜，完全在十兵卫的意料之外！五尺的黑色身影一下膨胀到七尺大，可过了一会，又“嗖”地缩小，消失在枪的另一边。

矗立在十兵卫眼前的，只有一个枪尖，上面如星星般的一点亮光看着看着就变成了鲜红的太阳般炙热的光芒。

这杆宝藏院的枪，就在刚才，刚刚沾上了一名女子的鲜血。那名从和歌山山脚的房子带来的女人成了枪下的牺牲品。

从前，胤舜因为禁欲而使得枪术登峰造极。到了快六十岁，他仍然有着七天射一次精的强健体魄，加上一路上和最肉感的女人同行，又一直压抑自己的欲望，让精液充到最满，枪术的神技也就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败给天草四郎的忍术，并于魔界重生后——现在，为了要和柳生十兵卫决斗，他强暴了那名女子，并把她杀了。

原因有二。

其一，也就是新陈代谢。

决斗之前交合，能让体内堆积的陈旧的、抑郁的、带血的物质一滴不剩地喷出来。与此同时——又能像水泵一样吸取年轻女子的生命力。其结果就是他那短小却如基岩般结实至极的肉体，像球一样膨胀，变得如自由飞翔的猛鸟一样矫捷而又精悍——和以前不同，胤舜已经领会到了这种技术的奥妙所在。

其二，也就是“血祭”。

“血祭”这个词有些陈腐，那是指在古老的中国，出兵之前杀死活的祭





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军神。他当然不会进行那样的仪式,可是他却有着和古人一样纯粹的信念。他沉醉地用这个给了自己新的活力和生命力的年轻女人的血,擦拭了自己的枪头。

其实,在他直接杀死那名女子之前,她已经被他猛烈狂乱的爱欲折磨得半死了。

这次猛烈的爱抚和壮烈的杀戮的仪式,正是在这遮住秋日垂垂落日的白色岩石屏风后,在白色的岩石榻榻米上进行的。

——现在。

三段壁的顶上,宝藏院胤舜和柳生十兵卫相对而立。

他们大概相距十间房的距离,都已准备好了枪和剑并摆好了招式。两人的身影嵌入那秋日高远的天空,看过去就仿佛是铜或铁的雕塑一般。——就算没有被十兵卫命令待着别动,柳生十人众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是一动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连周围轰鸣的海浪声也几乎从他们的听觉里消失不见了。

完全看不出来那两个人有任何的动静,可是不知不觉间,他们之间居然拉近了大概五间房的距离。就连这个,都没人注意到,所以,估计也没有人发现,这期间,十兵卫的姿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他的动作相当地轻缓。

如果他一开始就亮出这个招势的话,谁都应该会因为这招势的怪异而目瞪口呆的。现在十兵卫的眼睛、刀柄和刀尖几乎在一条直线上。

这时候,胤舜在心里咒骂起了自己的三角头巾。

“生前”的自己恐怕在纪州一带非常有名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来的时候就戴了块头巾遮脸。但是现在,从他那巨大的光头和额头上渗出的粘粘的汗珠从眉毛滴到睫毛,又被头巾挡住流不下去,都积了起来,甚至连眼球也开始感觉像被灼热的蒸汽熏着一样朦胧模糊。

但他又惊愕地发现,这样的感觉不是因为汗,而是因为十兵卫的刀!

“不……不愧是……”

渐渐地,他感觉十兵卫的身影在自己的视线里已经完全消失在了剑柄的另一边。

### 三

——在十兵卫摆好这个招势之前,胤舜对手放松了警惕,是因为心里还是松懈的。因为这次的决斗带给自己的欢乐让全身的肌肉都颤抖了起来,而且他认为只要自己用枪一击,对方就不会有幸存的可能。所以胤舜原本也只是想随便刺伤对方的手或脚来遏制住他就算了。

这可以说是太轻敌了，或者更可以说是对自己的功夫太自信了。

——这，这家伙，真的是但马的小崽子？

那刀柄看着看着就化成了一面巨大的铁盾，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这盾正在一步步向这边逼近。

可是胤舜并不认为那是错觉，突然，他大吼了一声：“啊——”

这一声咆哮简直盖过了那愤怒的涛声，甚至仿佛就要震碎那铁盾。伴随着吼声，胤舜气势汹汹地奔了过来。

其实刀渐渐逼近并非错觉。事实上刚才那一刹那，十兵卫已经朝着胤舜冲了过去。

他把自己的眼睛、刀柄——还有如红星般闪耀的对手的枪尖瞄准在一条直线上。他弓着背，弯着腿，低着身体疾奔。不，可以说是那种姿势让他不得不向前猛跑。

只见对手那支枪破刀而去，微微一抖，擦过刀柄上缘，向前掠过了十兵卫的发际，真是只有一发之差。

两人都没有停下，仿佛两颗流星刹那间交错。

利用对方的速度，十兵卫刀柄一挑，把宝藏院的枪推开，自己的刀也第一次改变了方向。

“啊！”

胤舜拿着枪奔向了断崖，而十兵卫横握大刀跃到了另一个方向。

然后，随着鲜血喷射而出，一条腿横倒在了地上。那是从小腿往下被砍断的宝藏院的左腿。

十兵卫完全没有想过要砍断他的腿，这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砍断了！居然把宝藏院的胤舜的脚砍断了！

奔过七步后，一个念头在十兵卫脑子中闪现，那就是，他自己也不相信能一招即中！

这个念头让他闪电般地回过头——确定了自己确实砍断了胤舜一条腿的同时，另一幕更加让他不可置信的场景映入他的眼帘，十兵卫脸色大变。

只见胤舜左腿从小腿往上还残留着，他几乎要摔倒般用一条右腿“嘭嘭”地向断崖方向跳去，看上去似乎是要就这样跳进大海，可是只见他枪的方向一变，旋转着如一个四角球一样朝着呆站在那边的疯女阿品攻击而去。

十兵卫看到的那一刹那——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麻右卫门！”

他大喊道。他看到在疯女人左边两间房距离的地方，三枝麻右卫门站在那里。

……和其他的柳生十人众一样，直到那时，三枝麻右卫门还像是着了魔





一样茫然地站在那看着。

只是，他站得比较近。柳生十人众被十兵卫命令退下别动，可是只有他，因为握着缠住阿品和弥太郎的网子，所以站在悬崖一旁，得见了十兵卫和宝藏院这场壮烈的决斗。

这时候，有着黄色脑袋和黑色羽翼的魔鸟，掀起血色的彩虹飞了过来——麻右卫门呆呆看着，身子一动都不动了。

“麻右卫门！”

听到十兵卫又一次大声叱呵，他终于恢复了意识，放开了手中的网，伸手去抓一把刀的刀柄。——可是，在那一瞬间他终于意识到，就算要往前面跑，也会被身前这张网拦住。又或者是意识到他自己，这个性情朴实木讷的麻右卫门，是十个人中反应最慢的一个吧——

不，在这时候自己能反思到这个问题，确实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总之他的脸仿佛就要哭出来一般皱了起来。

“啊呀呀呀……”

一边喊着，麻右卫门一边从网子后边像游泳一样，横着身体一跃而出，同时伸出两手奋力将疯女阿品推开了。

当然，他自己也就倒在了刚才阿品站的位置上，宝藏院的枪跟着就刺穿了他毫无防备、门户大开的肚子。

这一刺之后，胤舜也站定了。他抖落三枝麻右卫门的身体，抽出枪，扶着网站好，接着又突然闪电般地回过头。

“过来呀?!”

胤舜狂吼着——虽然戴着头巾，可是他恶魔般的嘴脸已经清晰可见。

柳生十人众看得简直要发狂了，再也待不住了。

而与此同时，吼着“过来呀?!”的胤舜，一边用枪支撑着让自己平稳地站住，一边用另一只手要将网子另一端的弥太郎拖过来。

他和倒在地上的阿品之间的那段网，长度有余而拖在地上。而和弥太郎之间的网，却因为弥太郎本能地往反方向逃跑，就撑起来了。被网拖住，又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身体幼小，哪能逃得了，一会儿就被拉回到胤舜身边了。

“等等！”

十兵卫喊出声时，胤舜的左腕已经抓着网子缠住了弥太郎的腰。

“姐姐！”

就发出这么一声，这么让人伤心惊诧的一声叫喊后，胤舜就使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让弥太郎没了声音。其实，被抓住的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所以，本来也谈不上什么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可他却让十兵卫、三个姑娘、柳生他们八个，都把到嘴边的喊声给生生地咽了下去。



## 四

就这样，胤舜接着“扑通”一声，在那坐了下去。

似乎是实在不能忍受左脚从小腿处被砍断的剧烈痛楚，枪横放在一边，金属箍部分放在自己膝盖上。同时，那个膝盖又抵着弥太郎，把他压得像一只青蛙一样。

看到这样的情况，柳生十人众就要一齐奔过去。

“别过去！”十兵卫制止道。

“正是，谁敢过来我就把这小和尚给捏碎。”

从头巾中，他那巨大血红的眼睛，正瞪着这边。他一边说，一边从旁边被杀了的三枝麻右卫门的腰间，“嘶”地抽出一把太刀。

三枝麻右卫门毫无疑问已经死了。他为了救疯女人而献出了自己的性命。——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实在不觉得疯女人是敌人一伙的。

“宝藏院，你杀了那小和尚的话，你也没命了！”

“——是么？”

“不，就算你不杀他，就把他这样放在那儿，他也会死。现在的话，还有得救，我要给他包扎一下，你快把孩子放了。”

“——是么？”

“一开始，也没有和您打一个像样的招呼，我们就那样相对而立了，我知道您是迫不得已才想把小和尚当人质……其实您也并不想杀了他。而且那小和尚，听他名字就知道，他真的和沙门没有关系，您就不要再开杀戒了。”

“——你真这么想吗？”

十兵卫的语调变得稍微有些礼貌了，并非仅仅是因为救人心切，也是因为想到宝藏院在武学上是老前辈，而且这握有重权的律师\*胤舜又是父亲的故交，所以态度不得不放缓和一些。

而对此，胤舜的反应却是嘲弄。这样的语气，是他从未有过的。那是一种由愤怒引发出来的漆黑的、邪恶的嘲笑。

“曾经，我对但马说，要真比试起来，可能还是你的小崽子十兵卫厉害一点。没想到，名不虚传的柳生十兵卫还真把我给砍了。好样的。干得好，干得漂亮啊，十兵卫……”

\*律师：僧位的官名，次于“僧都”，又指严守戒律的高僧。

